

2014 靈山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和兒童4Q夏令營活動紀實 之三

■撰稿／余彥頻、趙祺翔、賴佑昀、陳韋如、劉珠嬋 ■攝影／鄭景文、陳惠美、林真伊、孫韶慧、陳秀月、簡芬君、張碧珠

兒童營 營隊長 余彥頻

連著5年，看著魚兒（淑瑜）的堅持，夏天都要舉辦靈山兒童和青少年營，真心佩服她的毅力，想著如果再不盡份心力，真覺得配不上自己的好朋友，今年再怎樣都要硬著頭皮接下兒童營隊長的工作。

接下這工作之後，很快就理解它真是個很「硬」的工作，在不認識任何佛教徒的情況下，要怎麼找齊一整個團隊來完成這個大愛的工作呢？這個擔憂很快地顯得很多餘，魚兒和秀月（另外一位很有愛心的朋友）早就「鋪陳」了很多朋友，他們非常樂意來幫忙。很難想像這是志工的工作，沒有薪水，卻有這

麼多人願意貢獻自己兩整天或一個時段來幫忙，感覺靈山真是滿滿的愛！

這真的是兼容並蓄以及多元的團隊，從第一天一大早的場地布置可見端倪，所有的布置和工作都在七嘴八舌中完成，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見，同時也願意尊重別人的意見。這兩天就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氣氛下完成。雖然中間插曲不斷，突然小朋友流鼻血，突然麥克風開脾氣沒聲音，但是兩天的營隊還是在驚喜不斷的情況下畫上句點。看著最後的影片，頓時好感謝也很感動，感謝大家的幫忙，感動大家的生命故事，大小朋友的生命在這兩天交叉並行，激盪出漂亮的火花。

感謝這兩天大小朋友的幫助和支持。祝福大家一切順利平安。

兒童營 小隊輔 賴佑昀

在忙碌的8月，硬著頭皮答應淑瑜的邀請，參與夏令營的活動擔任志工，個人設定要做伙食房的志工，最後被告知要擔任小隊輔，根據以往擔任志工的經驗，心中暗暗OS了一下，哇~要跟這些小惡魔相處！

從報到開始就發現小朋友各有特色，有乖巧、調皮、酷酷型、淡定型、一臉聰明的。課程開始後，乖型型的跟調皮型的互動後，變成超級調皮型；酷酷型的變成樂於分享型的；乖巧型的變成超級智慧型，果真讓我大開眼界！



在二天的活動中，優秀的講師不吝嗇的分享，讓我有滿滿的收穫。小朋友們的真正性情，讓我融入其中，找回更多赤子的心境。課程結束後雖然有累趴了的感覺，但對於能參與此次的夏令營活動，卻是深深的感動及滿滿的回味，真的只能說：「讚啦！」

兒童營 志工 陳韋如

哇～很久沒有和一票小孩子在一起，兩天的夏令營看到小朋友充滿著活力的笑聲，好久沒見到了，這是個很棒的活動，可以讓小朋友在這兩天學習平常不太會接觸到的課程，連我們在旁邊看著，都覺得很有意思，這個夏令營一定能長長久久，這些小朋友都是未來的接班人。



再一次的學習 兒童營 志工 劉珠嬋

今年暑假雖然因為去英國旅遊，而錯失青少年營的學習機會，好在七月廿六、廿七兩天能跟著國小營的小朋友們一起學習。每一堂課的老師都舉一些例子來引導這一群未來的主人翁，像大鼻子的老師（棋羽）就舉自己健康的情形，來告訴小朋友們不要養成抽菸喝酒的壞習慣；還有清根法師和張文榕老師的教導和分享，也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今年師父在課程中沒有安排形式上的「學佛行儀」的過程，但是提醒小朋友一些生活細節。師父說洗筷子要用刷子刷，不能把筷子一整把握在手中，互相搓搓搓，為什麼呢？我馬上豎起耳朵仔細聽著。師父說：當我們在洗筷子的時候，旁邊還有我們看不見的神明在用餐。師父這項重點提示，或許小朋友不甚理解，可是我卻一下子頓悟了，之前，我也以為一整把筷子互相搓洗是最乾淨的，以後不能這麼做了。

師父還告訴小朋友要珍惜食物，因為有很多地方的小朋友都沒有東西吃，甚至要吃土，還有香積志工阿姨準備餐點也非常辛苦。今年，師父和香積志工精心調理的餐食實在太可口了，或許小朋友有聽到師父的提醒，或許他們正在成長食量大增，因此，無論第一天午餐的炒米苔目、素肉脯，下午的「黑糖糕」點心，以及第二天午餐的素菜，都非常受歡迎，有的小朋友還添了好幾回，這和前幾年的情形大不相同。我自己不但享用了美味的餐點，在幫忙清洗碗盤和榨檸檬汁的過程中，更體會到師父和香積志工阿姨的辛苦。

那是第二天，我和一位年輕的志工姊姊，推著用過的碗盤到七樓的陽台沖洗，此時正值過午時分，炎熱的氣溫加上西曬的陽光直接打在身上，使人全身發燙，感覺皮膚就要燒起來了，眼睛怎麼也睜不開，我們拼命的洗啊洗，希望趕快把碗盤洗好；後來，淑瑜邀我一起去樓上壓檸檬汁，我們要利用那些檸檬皮已被削去做天然清潔劑的檸檬，把



大朋友陪伴著小朋友一起度過快樂的暑假



它們榨成汁再加冰水和黑糖，調為好喝的黑糖檸檬汁給小朋友和大朋友喝。我們也是站在那個完全西曬的陽台榨著檸檬，雖然有電動榨汁機，但需使勁壓著檸檬，可是我的腕力不足，放機器的檯面又有點高，做起來有點吃力。由這兩次的經驗讓我更體會到師父和志工阿姨們在這這麼炎熱的氣溫下，想盡辦法做出美味的佳餚，是多麼辛苦。而我也從中學學習製作純天然、美味又能退火的黑糖檸檬汁，好喝又不會產生胃酸，真是棒！

再者，每年都來教小朋友氣功的張文榕老師，他除了教小朋友有益健康的氣功之外，還告訴小朋友要愛護小動物，無論蟑螂、螞蟥都是一隻小小的生命。張老師說，與其害怕看到這些蟑螂、螞蟥，甚至要除去牠們，不如隨時把自己環境整理乾淨，如此這些蟑螂、螞蟥就不會出現，也不會造成環境髒亂和後續的處理問題，這些也都是我們在生活中要隨時遵行的。

其他老師也舉了許多例子來教導小朋友，讓小朋友在學習中學到品德禮貌、生活習慣、與別人互動的禮節等，我們這些大朋友和老朋友也從旁一起學習，受益匪淺，非常感謝有再次學習與體驗的機會。

全家出動參與夏令營活動，家人一起學習成長的幸福家庭



103年8月功德錄(續)

6,000元	黃素慎
5,000元	陳世昌、王月勤、陳冠宏、邱美君、陳楷捷、阮金香、陳怡君、陳彥廷、陳參滿、林本長
2,500元	【吳韻晶金鑲】
2,000元	張廷洲、吳坤順、高曼慈、梁寶村、程瑞玉、林尚婧及施中鈞兒、游興源、高振榮、黃義琪、林茂森、王文郎、楊國祥、施財健、白耀嘉、陳光賢、陳美姿、李令琪、楊健宏、黃恆峻、常正揚、羅東湖、翁崇麟、林祥建、張勝鈞、王興建、李國順
1,100元	鄭錦鐘、鄭美雲、鄭美玲、鄭文華、白滿玉、吳致雄、黃貴祥、許英振、林素珍、林瑞鳳、林余儀、張自立
1,000元	郭淑嫻、陳建榮、陳清文、陳信吉、陳美姿、陳信宇、張宏安、楊慶發、江道宇
500元	施光祥、董祖恩
250元	洪嘉輝
200元	陳許玉雲、陳德生
100元	陳許玉雲、陳德生

103年9月功德錄

2,000元	蔡敦終
1,000元	田章德
50,000元	【禮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黃長安
1,000元	呂信達、陳遠明、(故)陳熙照、潘陳錦芳、黃麗容、陳明惠、梁寶村、梁彭錦雲
500元	張秉堯、張黃國顯
200元	周淑貞
200元	呂麗華、呂藍金枝
1,000元	江永岳
500元	蔡敦終
500元	蔡敦終
2,000元	蔡敦終
148,000元	【譯經】
40,000元	劉勝如
39,200元	朱明雄
35,000元	張文松
20,000元	林桂雄
10,000元	游雙瑜
5,000元	李玉燕
2,500元	郭敬道
2,000元	黃素慎、黃麗中、梁致祥、蔡漢俊
600元	張婉婷
500元	【小白、小黃、熊展】
300元	香包樹、范昌健
200元	李桂雲、王黃鳳、李寶玉、鄭玉勤、楊喜美、鄭明展
100元	林世偉、許麗霞、林品儒、林建瑜、蔡博任、陳聰明、林阿珠、柯茂全、林阿珍、蔡寶、李榮泰、李偉男、許來傳、李卓碧雲、王麗珍

70,000元	釋迦力
3,000元	莊麗卿
1,000元	周麗娟
3,000元	【其他專款-伯納爾鼓】
3,000元	陳楷捷

500元	丁權福、藍華華、藍黃雪貞
300元	何燕蓓、何燕蓓、何志剛、賴武村
200元	鄭書陽、鄭顯華
20元	黃長安
500元	蔡敦終
2,000元	【隨喜-觀音亭周邊工程】
2,000元	李淑惠
31,900元	【隨喜-釋林男界漢白玉觀音像】
11,000元	劉新鑫
10,000元	潘翠仙、吳麗華、梁清中、謝紅秀
4,000元	呂霞
3,200元	郭漢儀、郭漢珠、林鴻志、林婉娟
2,000元	詹好、陳世昌、王月勤、陳楷捷、阮金香、陳怡君、陳信倫、陳彥廷、陳參滿
1,000元	林進鑑、林吳同來、林少珍、林瑞容、林麗霞、林錦霞、吳德新、吳曉瑄、吳怡宏、葉慶豐、葉沐恩、葉沐勳、陳恩聰
800元	黃祖愛、黃彥智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專題論述

佛教VS科學

一、前言：傳統宗教與科學的對峙

科學的發達，提供對這世界新的認識，此新認識所衝擊的莫過是傳統宗教。如一、兩百年前腦科學尚未發達，人對心理疾病以及認知或精神狀態等相關問題，皆乞靈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理解，而這都涉及神鬼的想像。例如，癲癇（epilepsy）患者，發作時或而面目表情扭曲變形，或而四肢條地抽搐，模樣顯得嚇人，此就數百年前的解釋，大致不出魔鬼附身或中邪，聯想到鬼靈的解讀，此時解決之道在於「驅邪」或「驅魔」，或水灌、或火燒，令所謂「中邪者」身心倍受煎熬。

然而現今的神經科學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大腦的問題，因腦病變成腦細胞突然異常放電，而引發的腦功能失調，屬於一種神經系統疾病。如此，宗教過去的解釋被揚棄，否認鬼魅的介入，取而代之的是腦科學的正解；其它如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等亦也如此，都與神鬼無關；而倘若堅持宗教的觀點，將被視為是可笑的。

可知，科學的觀點戳破宗教式的鬼神想像，認為此多半是「人窮呼天」的心理投射，例如風雨雷電的發生，並無所謂風神、雨神、雷公等，月亮上也沒有嫦娥和玉兔等。如此，該如何看待宗教裡的固有的認識和諸多記述，成為可論辯的點。而近來「自然化」的聲浪亦也在此，如關於佛教主張的六道輪迴，¹以及諸多的菩薩、龍天護法等，會不會如嫦娥般的神話想像，甚可說成是種迷信？科學與宗教間是否有調和的可能？²

然而，宗教的堅信者，甚仍認為科學的解釋，未必取代過去宗教的理解。例如癲癇之發生，正因鬼魅降身，使得大腦不正常放電所致使，因此科學解釋僅是解釋整體現象的一面，而不見得是全貌，在現象的背後，其實還有更根本的原因存在。

對此，科學家會回應說，科學的解釋是正確的，在於醫學科學已有效控制癲癇這種疾病，不管是透過藥物治療或者外科手術，都使病人發作的情形減少改善，乃至痊癒，此已然證明科學觀點是對的。但是，對於鬼靈堅信者而言，藥物或手術破壞了鬼魅附身的條件，當所依附的載體產生結構上或生化上的改變，造成其附身的困難，所以才減少發生或不再發作，因此仍舊是有宗教理解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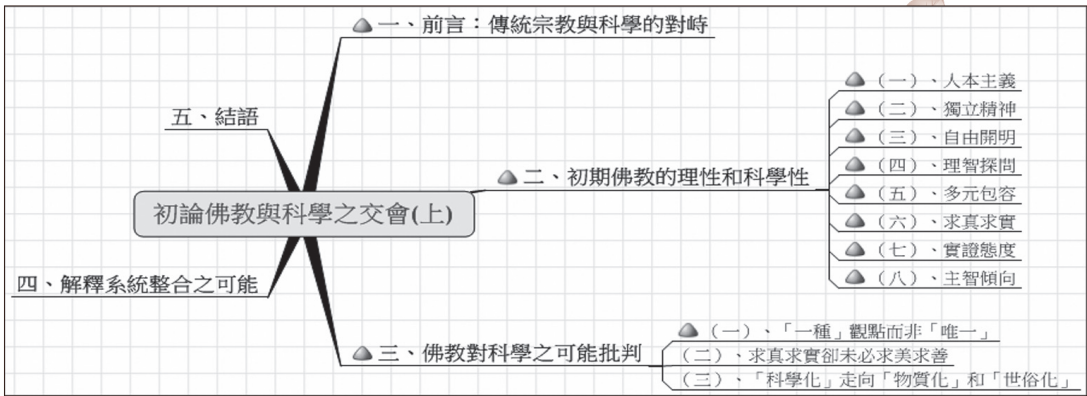
如此科學與宗教間的對立衝突，涉及理解模型的差異，例如癲癇或精神分裂症等，是否「就只是」大腦的問題，還是「不只是」大腦的問題，前者是科學觀點，後者是宗教立場；科學與宗教兩者，可說提供同一現象的不同解釋。³

雖然宗教往往預設前提，而有其解釋的獨斷性；相似的，科學多少亦也如此，而倘若把這些前提預設移除，先承認自身立場可能是錯的，再來

¹ 如Dale Wright曾於2005年發表論文，主張「自然化的業力概念」（naturalized concept of karma），認為佛教業力說不必然蘊含輪迴概念。見「Critical Questions toward a Naturalized Concept of Karma in Buddhism」。同似立場亦可見Owen Flanagan, The Bodhisattva's Brain, MIT Press, 2011.

² 如2005年一部電影《驅魔》（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依據德國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一宗疑似附魔的真人事件改編，描述天主教堂收容了一名19歲的著魔少女，並為她進行驅魔儀式，且反對他就醫服藥；但精神科醫生卻堅持這是腦病變的問題，而不是鬼魔的問題。最後少女的生命犧牲，當初驅魔的神父陷入謀殺的訴訟官司。如此，也顯示宗教和科學兩種理解範式的對立衝突。

³ 不只科學和宗教是面對疾病時不同的解釋系統，包括中國傳統醫學（即中醫）亦也提供和西醫／實證醫學迥異的觀點，兩者的生命觀和探究方法亦截然不同。



進行溝通和對話，將會是有效的溝通和對話。⁴所幸，在科學與宗教互動過程中，佛教所保持的理智和開放、開明，可說在宗教信仰中獨樹一幟，重啟宗教與科學間正向對話的可能，而這源自於佛教自身所具有的科學精神，以下即進一步說明。

二、初期佛教的理性和科學性

佛法是循著古印度「見真實而得解脫」的脈絡而開展，此如《般若心經》開宗明義言：「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亦即要「度一切苦厄」，首先必須「照見五蘊皆空」，意即洞悉五蘊身心之實相；而要洞悉身心實相，就必須「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即透過甚深智慧的修持、如實知五蘊而到達解脫的彼岸。因此佛法的精神相應合於科學「求真」的精神，可說兩者目標一致，方法不同，而也因為方法不同⁵所以結果亦有別。關於初期佛教的理性和科學性，姑可藉以下八點說之：⁶

（一）、人本主義

所有的宗教創始人中，佛是唯一不以「神」自居，他自承只是一個單純的人，不是「神」的化身或使徒，也不是「彌賽亞」（Messiah／救世主），他只是發現及指引我們解脫的道路，而不是發明或創造了這條道路，任何人只要依靠自己走這條路即可獲得解脫。而此宣稱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們必須為自己行為負責，這在當時印度社會中乃是極為大膽的跨步。⁷如此，相較於神教信仰以至高無上的創造者作皈依對象，佛教的人文、人本色彩即益發鮮明。

（二）、獨立精神

依佛教而言，一切命運操之在己，而不由其它造物者或神靈主導、主宰；⁸佛經上說：「自洲

自依，法洲法依，不異洲不異依。」⁹即表示在求道、學法的過程中，要依靠自己、依靠真理，而不要依靠自己和真理以外的任何事物，既不受任何神靈或外力的感召感應，也不是透過祈求、祭祀、膜拜、儀軌等，而得到所謂的救贖或解脫；唯道求智慧的覺悟，一旦將人的特質充份、完滿的實現，即是成佛。

（三）、自由開明

佛成立僧團，並不是絕對權威、絕對領導，如佛說：「我不攝受眾」，又說：「我亦是僧數」，表示在出家僧眾的組織裡，佛並不以領導者自居，而卻主張：「以法攝僧」，即以制度來規範和統合僧團。¹⁰此除了平等外，也表達佛弟子間是自由的。在經典中，佛從未想到約束僧伽（和合僧團），他也不想要僧伽依賴他。佛說，在他的教誡中，沒有任何秘密法門，沒有隱藏東西不可告人，一切的教法都是對外公開、向外開放的。¹¹

（四）、理智探問

《葛拉瑪經》（*Kālāmas Sutta*）表明每個人最終都必須為自己負責，而且必須使用理智做自己的決定。此經表示，佛陀鼓勵懷疑，提倡疑所當疑，對於任何一件可疑的事，都應生起追究探求的心，而不可被流言、傳說、及耳語所左右，亦不可依賴宗教典籍，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不可單看事物的表象，不可偏好由揣測而得的臆見，亦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為實，不可因為權威而貿然接受。這樣的「疑」代表不迷信、不盲信，因為要追求進步，所以需祛除疑惑；而祛除疑惑，又必須要有確實的明瞭。¹²

（五）、多元包容

佛不但允許自由思考，而且對不同的宗教寬容以待，如《尼柯耶》和《阿含經》記載優婆塞決定改宗皈依佛陀，遠離他先前的老師，但佛要他不要急著決定，要他慎重考慮一番；但當優婆塞再度表示虔敬皈依之意，佛要他繼續恭敬供養他以前的老師，一如往昔。¹³（下接第四版）

⁸ 如Gombrich所說：「我們是自己行為的承繼者（heirs of our deeds），如果我們是他人行為的承繼者，則整個道德系統將崩解。」Richard Gombrich,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 143.

⁹ 《雜阿含經》：「自洲自依，法洲法依，不異洲不異依」（CBETA, T02, no. 99, p. 8, a24-25）

¹⁰ 見印順《佛在人間》：（Y 14p348）

¹¹ 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2.

¹² Ibid., p. 2-3.

¹³ 此可見《中阿含·優婆塞經》（T01, no. 26, p. 628, a15-p. 632, c19）此外，在西元前三世紀頃，印度的佛教大帝阿育王（Asoka），遵照佛陀寬容諒解的模範，持續恭敬供養他境內所有的宗教。在他雕刻於岩石上有則原文至今尚存，其中阿育王宣稱：「不可只尊敬自己的宗教，而非薄他人的宗教；應如尊重他教，如此不但可幫助自己宗教的成長，而且也對別的宗教盡了義務。反過來，則不但替自